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56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養知錄八卷

〔清〕紀昭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紀汝倫刻本

..... 一

課業餘談三卷

〔清〕陶煒輯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四五

心鏡編十卷

〔清〕譚文光輯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 五八

子苑一百卷(一)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一三四

養知錄八卷

〔清〕紀昭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紀汝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養知錄八

卷》提要

或問於子曰養知錄何為而作也子應之曰天下之物無不備也而人之所具於心者亦無不備也夫利欲所昏習俗所染於是盡失其本心之明至於臨事往往顛倒錯亂而不可究詰其初惟專利於身其後迺無一而可甚至肆臆妄行身名俱壞而猶甘之而不悔夫豈人之本無知哉蓋所以喪其良心者有由然耳予甚憫之特為指其大義示以徑塗俾知父子兄弟之間家庭日用之際胥有不可越之範圍必當全之思誼反而自省其理自見而因以內之不失乎已外之不拂乎人慎始圖終兩全無害又如婦人女子知理者鮮事公姑則不盡其道接娣如則不得其歡即於其夫亦不知小心敬奉而不相違之義故人閨門之內求所謂雍雍穆穆秩然有禮而不亂惟然有恩以相接蓋其難矣今亦詳為開示又引古之賢婦賢母所以相夫訓子而宜其家者以為之標的皆所以養其良知良能使之不汨於物欲不累於習俗曩之顛倒錯亂而不可究詰者庶其有身乎是則予作書之意云爾或曰五倫之理根於五性君臣大義固無所逃即朋友相濟亦人之不可缺者也今子但言其內而不及其外何也曰

子之是書益為居家者言之也雖在國在野均名為臣而未嘗委贄從王究與服官者有間故議不之及且忠孝一理人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故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父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政治可移於官誠明其理之一致而無待外索者也况朋友之誼本由兄弟而推人能篤於兄弟和於宗族睦於姻戚即交友之道已蘊括於其中矣又何必多為引釋以自亂其例哉或曰是則然矣抑吾聞君子之為善也盡其職分所當然而不顧其他者也故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今子之言多雜於吉凶禍福之說應感之理豈君子無所為而為之義乎子曰不然君子為善固無所為而為然福善禍淫惠迪從違確有此理不同矯誣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書伊訓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豈古聖人之諄諄相戒者亦有所為而為之乎且人方不明道義不知從違駭然而語曰為善則為君子不為善則為小人應之者益亦寡矣惟使之知其如此則言不如此則凶天道淫威赫然不爽庶有所畏慕以祈於善迨其服膺既久德

性漸貞曉然於日用事物之理祇父恭兄之愛胥吾性之固有而不可失者也則亦不待督責而自無所為矣又何必先為之極以盡其趨哉問者首肯而退因問答之詞以頽於首乾隆戊子仲秋之吉怡軒居士撰

例言

一 是錄為常人勸善兼為婦人孺子說法故文旨無取其高微引不欲其博而論中諸所綴言皆明白易曉且義極平近無人不可行也

一 是錄大約取材於朱子小學溫公家範而變其門架非敢與先賢異同但意有所主故獵其精要自關門選刪繁就簡似覺省約易入

一 古今異宜異者其制而不異者其理也故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春知錄

而且推之於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誠見其理之不易也今人言及聖賢輒相嗤曰爾何人敢言聖賢不知聖賢亦人耳其日用動作往來酬酢皆在人情之中但處置底恰好耳今且不必言學聖賢凡事只揀好底去做看是如何果狂癡貪鄙者益乎抑公正明白者益乎

一 朱子童蒙須知最是教小兒要訣且其書無多童子當先讀之故茲錄不及

一 是錄前七卷皆論居家之理通論則雜採古人之言

行以為矜式故前後不復整次然亦略有塗徑首斥趨利之失戒人之貪得也次明廉恥之要勸人之自愛也又次挾怙道之非勉人之更折也此實要緊關頭三關打破其餘俱沛然矣

一 十三經皆不名經名經者唯孝經而已故錄中所引詩曰詩書曰書禮記曰記儀禮曰禮孝經曰經取其便於觀覽耳其他記傳及諸子論說但據見聞所及不及盡詳其從來也

春知錄

一 是錄但打已意為家人童子輩講說之資義理之疎密編類之當否且不暇計若以為著書則吾豈敢

怡軒居士又識

養知錄

論事父母舅姑

事父母者子之職也奉舅姑者婦之道也子職以孝為先婦道以順為正此乃人生大本大源之地不可稍有忽畧嘗見古今發祥之家莫不由茲而興從未

有薄於所生而能使慶流子孫者且今日我之所以事親即異日子婦之所以事我慎之戒之萬勿自遺

悵悔

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悵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悵禮

事親之禮節目雖多愛敬二字乃其通身骨子也括出

悵德悵禮尤為倒行逆施者頂門一針

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

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蓼蓼者莪莪也莪生為莪長為蒿莪猶可食蒿則無同以此父母生子以為美材至長大而乃無用也幼則無自傷已非美材不能養親因追念父母之劬勞而不食其報為可哀之甚也詩性蒿也瘁病也生者本其氣也鞠者

成其形也拊撫也蒿蓼也長者調和其身體育者涵養其性情願旋視也復反復也腹懷也也皆言父母之恩所謂勞也

觀蓼莪所詠動魄驚心一字一淚人能時時誦之則知

父母之恩至大而圖報之忱自不容以自已矣 右二

餘畧言父母當孝之意

記曰子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栉緹笄總拂髦冠緹纓端

緝紳搢笏左佩紛悅刀礪小鷄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鷄

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栉緹

笄總衣紳左佩紛悅刀礪小鷄金燧右佩玦管籥續施繁

養知錄

衰大鷄木燧於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

聲問衣煖寒疾痛疔癢而敬抑極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藥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

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醢酒醴芻蕘菹麥菁稻黍

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苴粉榆兔藿蒲漣以滑

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

雞初鳴成盥漱栉緹拂髦總角於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

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盥洗手

栉也緹黑緹髮者并簪也總束髮者髮用髮為之髮幼時剪髮為髻之形此所陳皆以先後之次栉也初盥水

之財獨非已之財乎乃世俗無知子婦私積相習成俗

已牢不可破而其父母見之往往反以為喜抑又何也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

家婦老謂傳家事於家婦也介婦來婦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

趨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養知錄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故之不

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

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出妻之說近世誠有未易行者然苟識此意則知父母

為重妻子為輕必不肯信婦言而逆親心也

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養大

焉盡然而况於人乎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忌之懼而無怒父母有過諫而

不送

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從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

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與熱同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後故不櫛不翔

不為容飾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畫本曰矧大笑則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

養知錄

伊川程子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

行之事卑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

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

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

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責已而已昔舜父頑
母嚚引惡祇載見替叟變夔夔懷替叟亦允若誠之至
也如替叟者猶信而順之況不至是者乎

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
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
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
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孝知錄

右自記曰以下二十一條皆事父母舅姑者之儀節品
則也今縱不能盡如古法亦當畧存其意父母日安否
如何飲食如何或意有所欲而不能自致者如何喜愠
如何平居則左右色養以慰愉之有疾則夙夜保護延
醫以調理之時時留心無敢忽忘亦非甚難為之事何
至天良盡失置父母不問甚至觸其怒而遺其愛雖名
為人與禽獸何異乎

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就世俗言之所謂不孝者如此若士大夫則所謂孝者
大矣其不孝者亦已多矣但由此而思其他可以類推
右二條略舉不孝之罪凡為人子者所宜戒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孝知錄

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
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
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儀聲春容而有餘也此曰大功
之禮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
聲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

記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父母雖歿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

母為厚必不果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尹氏注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齊於

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

養知錄論事父母舅姑

忘乎日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惡

則著若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致齊三日於內就齊所也敬齊七日於外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

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不用不作他事也即下

司馬溫公曰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

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

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

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

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

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常法此不復論

溫公此論可謂曲量人情矣如此而猶有侈然自放於

禮法之外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按溫公又曰古人居喪

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

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

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

言於帝阮籍宜擯四夷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

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饈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

史劉湛入因命騰酒炙車餐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

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

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

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

脯酢置竹筒中以臘閉口衣襟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

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識之

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

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遠也今之

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時又相從晏集醜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歷舉古來居喪飲酒食肉者之非以寄其慨極為痛切與前本屬一敗因是編略示大義不欲多徵故節錄之以為士君子之居喪者戒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櫬馬布裹鞍轡

伊川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

春知錄

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為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切者可使漸知禮義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程子所言自是正理但祝壽之禮近世行之已久如果自身高年兒孫祝嘏亦事之可為者但不可自為是樂而忘父母劬勞耳

橫渠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右十二條皆言喪祭之禮治喪奉祭乃人子事親最重最大之事家禮載之詳矣茲不復舉但引古經及先儒數條以示其義云爾

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按舜之所處天下之至難矣而卒能克諧以孝不至於姦此固非聖人不能亦可見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第患所以自盡者疎耳故首錄之以為人之事親者勸

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春知錄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尊卑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潤潤為如將不勝如

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撰其說儒所著

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皆大聖人也而其事親之禮不過

如此豈有甚難能者哉亦盡其心而已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

善繼善述俱就父母身後言之武周之事雖非尋常之

所可及而士大夫家紹承先烈莫敢替亦必有其道

矣固不以分而有殊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

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于忘孝之道豈非忘其體也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

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高士傅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

斑斕之衣裳取水上堂跌仆臥地為小兒啼美維於親

側欲親之喜 老萊子楚人

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

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

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

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

見於色下也 伯俞姓

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

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

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江革字次翁臨淄人王莽末負

母逃難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

曰江巨孝

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

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

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怒而還之 薛包

嘗汝南人安帝時徵拜侍中辭疾不起

魏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

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

讀詩至衣衾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

者並廢蓼莪之篇王哀守律元父儀為司馬胎所殺及司馬氏墓親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

不臣

晉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

父每使搗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春知錄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爰後有雀數十飛

入其幕後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荼結實

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王祥字休

微那那人也歷仕魏晉位至太保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

冬感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南齊庾黔婁為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

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志至時易疾

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別但啗真甜苦易辨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甚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

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泣

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

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凡子伯與欲為葺理子

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與宗

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塚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

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

春知錄

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喪悲為

愈固紡績織鞋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喪其

年少無子而蚤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其

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

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放嫁也遂使

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

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

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邠氏家訓曰崔山南兄弟子孫之戚鄉鄰皆稱其孝

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洗
 筭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
 寧一日疾病長切咸萃宜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崔山南名
瑄字從律唐博陵人武宗時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養知錄

論別夫婦內外

夫婦人倫之始上承宗祀下育子孫所關實為至鉅
 然愛而無別則禽獸之道矣故夫之於婦不可徒慕
 其色婦之於夫要在輔之以德能於相愛之中而寓
 相敬之意斯有得於唱隨之義也

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

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附禮記也此於通禮之義而厚其別也則善之

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禮曰父醜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易帥以敬先妣

之詞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

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中之以父母之命酌而無酬

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先妣之謂也婦入室後代姑於也

無違命無違舅命也無違宮事無違姑命也於水小帶帨

佩巾華裳也所以威悅巾之屬

右二條言夫婦之始

記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柶柳不敢

縣於夫之柶柳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沐浴夫不在

欽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柶柳以木為之

如荀漢縣衣於其上即今之衣架柳即柶通作代植曰柶

橫曰柶而浴室也枕有篋簟有褥器而藏之不敢乘也

人家內外最要整肅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曰闕有家悔亡男女有辨所以

謂之別也故不獨娶於異姓為然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

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歲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

與五日之御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五日之御謂侯制也

專一多餘膝去每二人當一夕凡五日而稱莫敢當夕

女君之御日也即今自當御日亦不敢當夕而往所以辟

嫌也居室之禮體統要嚴而情誼要周妾御莫敢當夕體也

必與五日之御情也

外言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

右四條言居室之正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有孚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右一條論型家之道程子易傳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

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

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言慎行

修則身正而家治矣一段釋大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

故極言治家之本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人自化為

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况欲使人乎治家者在妻

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

禮法不足而潰慢生也長夫尊嚴少忌恭敬而家不亂

者未之有也故必嚴威則有終吉保家之終在乎威二

者而已九之義又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一疏釋象

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

從父遠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

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日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

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言論而後實

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言論而後實